



05444

西莊始存稿卷十九

洪範後案上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北年四月歸宗

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

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忘本也箕子商人

記傳引此篇皆云商書左傳三引說文四引皆曰商書是箕子

自作明矣

按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為受命之元

年七年而崩武王嗣位不改稱元年九年三年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一

喪畢觀兵于商十一年勝殷殺紂還歸鎬京至

十三年訪于箕子而作此篇蓋勝殷之後二年

矣此書序史記大傳及鄭康成說也東晉晚出

偽古文改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十一

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則誤以訪箕子與勝

殷為一年事故遷就其說傳與偽古文同出一

手故以為歸宗周告武成之後皆非是說詳書

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曩倫攸敘

釋文隲之逸反相息亮反曩以之反按如馬王說陰音蔭孔傳

如字騰從陟從馬服虔音陟蓋
騰陟同字蔡傳本作騰非是

馬曰陰覆也騰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王曰
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
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
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傳曰騰定也
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
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叙問何由
正義曰傳以騰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
爲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
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二

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
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
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
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
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
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
陰騰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與孔
異

按陰與陰騰與陟古字同用故馬以陰爲覆騰
爲升天覆下民民生長其間生長有升舉之義

馬說是也應劭注漢書與馬同此漢人詁訓也

謂升騰說文陟登也集韻陟也方言曰魯衛之間

或作騰則騰訓升其來尚矣王以為深定傳以

為默定皆非是宋世家以騰為定王及傳本此

然史記不盡可從也蔡傳亦作

默定解天之物覆而升之即與以五常之性

皆非是

助合其居若承天順民常道倫理所以次敘則

王之責也當以陰騰相協為天事彛倫攸敘為

王事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釋文

蘇工本反堙音因汨工忽反行戶

更反按古音五行之行亦讀若杭

傳曰堙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正義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曰問荅皆言乃者天道之大沉吟乃問思慮乃

荅宣八年公羊傳乃緩辭也襄二十五年左傳

說陳之伐鄭井陘木刊謂塞井斬木是堙為塞

也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行陳列

皆亂此傳本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釋文畀必二

數多路反徐同路反按史記集

解徐廣曰斁一作釋其義未詳

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宋微子世

皆解此書以鄭氏為主凡鄭注采自他書者傳

皆注所出惟載于本經正義及釋文者不注

曰昇與數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正義曰昇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釋文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

史記

集解傳曰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與子堯舜

之道正義曰嗣繼釋詁文

按說詳堯典鄭引傳僖二十三年文也襄二十

一年傳亦云鯀殛而禹興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四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釋文錫星歷反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

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

以次敘正義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

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

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

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

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

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

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義當然也

按蔡傳云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陳師凱曰當補五數居中一句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五

即洛書之數也以今考之二孔以九疇為洛書

蔡傳從之是也以戴九履一之圖當之非也劉

歆曰虞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

曰惟十有三祀至彛倫道敘云云此武王問雒

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

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

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為

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歆之

說如此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

曰河圖八卦是也是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傳
晉人假托於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

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而於此篇則以為洛書蓋取歆說也易繫辭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

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河源通天漢洛以

流坤吐地符洛水冬溫地喉也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

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

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

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鴻範五行傳曰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六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

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

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

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

也禹於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

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

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為出於洛書

說與劉歆合甚明圖者圖寫形像之謂應有奇偶之狀故為八卦書者文字

之謂故劉歆以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馬融偽孔傳及顧彪劉焯以為洛書只有三十八字初

一曰等禹所加劉炫以為洛書只有二十字敬用等亦禹所加諸說之紛紛互異者蓋疑六十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七

五字太多耳觀鄭云六篇則尚不止六十五字

可知且河圖亦不獨伏羲時出也諸家言河圖或

河圖天子之寶器或云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

野或云戴列宿斗政之度帝王錄記禮運述聖王大

順之徵云故天不愛其道禮記禮運述聖王降

膏露地出醴泉山不愛其地禮記禮運述聖王降

馬負圖而出也河圖與膏露醴泉並列可見不

過為受命符瑞何必以爲文字之祖乎是河圖

不但為作易而設也繫辭先言聖人則天生之

神物效天地之變化象天垂象之吉凶然後及

於圖書則圖書特其一端繫辭又言庖犧氏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伏

羲取水經注云河圖黃帝時出堯舜禹湯時出成

王周公時出原不黃伏義時出堯舜禹湯時出成

畫惟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言伏義法河圖畫

卦然又言堯受河圖是河圖亦不獨伏義時出

也河圖如此洛書可知六篇之內所包者廣六

十五字特其一耳又考揚雄靈賦大易之始

河序龍馬洛貢龜書蓋圖書本相經緯故以二

者皆為易不分配卦疇疇疇疇疇疇疇疇疇疇

列九疇劉勰文心雕龍云馬龍出而大易興神

龜見而洪範耀魏收魏書靈徵志真君五年衛

大將軍樂安王範等上奏云帝王之興必有受

命之符伏羲有河圖八卦夏禹有洛書九疇皆

主劉歆之說以圖書分配卦疇矣若李鼎祚又

戴安國一條云河圖則八卦也洛書則九疇也

安國未嘗注易此疑鼎祚摭括偽孔傳文但劉

歆之學出於安國即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

謂安國有此說亦可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

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亡久矣桓君山曰河圖

而不可知見後漢劉瑜上書曰河圖授嗣正在

桓子新論九房說者以九房疑即太乙所行之九宮然亦

書之數五十有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天錫禹

者惟五行餘八疇皆禹推演而得之夫自唐以

前如劉歆如孔傳如盧辨皆以九為洛書惟劉

瑜獨以九為河圖劉牧似竊取劉瑜之意與劉

歆孔傳盧辨皆異矣子華子論河圖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

下沈五居中據三持七亦以九為河圖子華子唐以前從未著錄疑即劉牧一輩人所為朱子

以為太巧不時又有作關朗易傳者朗字子明北魏人其

足信是也易傳陳師道后山叢談云是阮逸偽作朱子語

類同姚小彭氏亦云李鼎祚易解盡備前世諸儒

洞極經則關氏亦不足為證矣雷思齊又謂楊次公撰洞極經

西莊始存稿從而反之圖為書而書為圖蓋

取虛辨舊說蔡元定從之定以河圖為一六居

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合

之得五十五數有四正無四維以洛書為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數居中

合之得四十五數有四正又有四維朱子撰易

學啓蒙全依元定又參用劉歆經緯表裏之意

謂範可通易易可通範範之綱數四十五初一次

二三次三十六次四十七次五十八次六十九次七合乎洛

書其子目五十五五行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

微十福極十合乎河圖為說雖巧非經本旨而

卷十九

蔡沈遵父師之說遂著之此傳矣夫兩漢魏晉
言圖書者未嘗實指其何狀也一變而以九宮
實洛書者盧辨也再變而並出兩圖又互易之
者陳搏劉牧也三變而復仍其舊者阮逸朱蔡
也今攷所謂河圖乃五行生成之數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

數統五成數
而同居其方

下文正義引易繫辭天一地二云

云虞翻注云天一水甲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
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巳天七火庚地八木
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又引天數五云云虞注
云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十

十也五位謂五行之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六合
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天數二十有五
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地數
三十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五地三十
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
奇五而言五十也虞氏此注皆以五行生成言
之昭八年春秋傳曰妃以五成皇侃以爲金木
水火得土而成禮記月令曰春其數八夏其數
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中央土其數五一水二
火三木四金五土水火木金得土而成故一二

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土生數五成數五五
爲十故有地十故太元曰一六爲水二七爲火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又曰一與六共
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
五相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
故大衍之數五十而五爲虛也五五爲十而五
爲虛故伏羲衍易數止五十五即在地十中故止五十五又虛
其一而後着可用虛者道之舍也三統歷曰道
據其一又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太初氣
之始生於酉仲太始形之始生於戌仲太素質
之始生於亥仲也一者生於子仲太極也禮運
曰夫禮始於太一繫辭曰易有太極皆是物也
蓋五十有五者五行生成之數而五行一陰陽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士

陰陽一太極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京房云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
故用四十九天之
生氣謂北辰也五五爲十而十爲虛故箕子

陳範數止于九是則河圖不可謂無當於易範

矣然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

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地六成水

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

成水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

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此其數即大衍之數

要是後人從易繫辭推演成圖非易從圖出而

伏羲得此始能畫卦也至於洪範則只有五行

一疇言生數與之合亦無成數而其餘八疇皆無取焉乃謂此圖爲洪範所出如此則經當云

天錫禹洪範五行不可言九疇矣此則劉牧之

妄也

朱子以易範相通圖書一理故亦以河圖之自一至十爲即洪範之五行而王禕辨

之云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此說

甚精若其所謂洛書乃太一下行九宮法見易緯

乾鑿度下篇以八卦四正四維合中央爲九宮而符陰陽十五之數鄭康成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太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十一

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其下行八

卦始從坎宮坎數一位北則履一也自此入坤

宮坤數二位西南則二爲右肩也自坤入震震

數三位東則爲左三自震入巽巽數四位東南

則四爲左肩所行半矣遂息於中宮旣又自巽

入乾乾數六位西北則六爲右足自乾入兌兌

數七位西則爲右七自兌入艮艮數八位東北

則八爲左足自艮入離離數九位南則戴九也

中央無卦其數五爲太一之數行旣周矣乃上

升紫宮而不復反中宮故止於五數而無十數

焉朱子曰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
所主於陽以統陰也按此圖以五居中而八
數分布八方奇數居正偶數居隅四正四隅相
對皆十而縱橫四面皆十五故乾鑿度曰四正
四維皆合於五行生成圖亦相通此圖自古有
之而盧辯指為洛書陳搏指為河圖朱蔡復改

為洛書以為洛書未必然也而指為洪範之原

本則更誣矣朱子及蔡元定謂孔安國劉歆關

洛書宋氏濂毛氏奇齡朱氏彛尊潘氏未等謂

劉歆但言圖書相經緯不言孰為圖孰為書子

明易傳偽本朱子斥為亂道而顧取其說以証

圖書即堯夫真得陳搏之傳者然皇極經世亦

數萬方圓未嘗直指九十故魏了翁云邵子不

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是

則所稱劉關邵三說皆無足據其明言九為洛

書者獨偽孔傳而孔傳未嘗明著洛書形象亦

不知其九數果何所指兩圖之出實自陳搏劉

牧而反謂牧更易何所然指兩圖蔡之前如朱震張

浚沈括房審權王湜李簡諸人何悉以九為圖

十為書乎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

取河圖觀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是亦以九為圖矣此程子之學也橫渠張子曰

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

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子之學

也其謂十圖九書者初於元定元定父子尊尚

洪範自作一書以九積數有卦有辭復著洪

範皇極內外篇欲以九準易故以九為洛書然朱

子報郭冲晦書云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

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位洛書

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一矣猶

主九圖十書後與元定再三往復為其所動改

而從之然作啓蒙猶詳述其初說而曰安見圖

不可為書書不可為圖則朱子固未嘗以元定

說爲定矣諸家之說如此以愚考之謂朱蔡之學異於陳搏所傳可也謂十圖九書出於朱蔡私定非也洛書九數之說自漢已然即莊子亦云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爲九數至盧辯以洛書爲九數尤有明文此豈朱蔡創說耶

洪範乃出禹之所自敘不由洛書而來

列子曰九者究也數至九而窮

其演爲九疇不過以數極於九

雖有十數算法不用滿十則進而爲一十即一也

而五位居中故略取

數理以垂大法於黑白奇偶方位名數毫無所

取今以爲洛書者不過取其數之九而已然惟

皇極居中五義取宅中御外頗爲有說而一以

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古

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

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

在其爲陽與奇乎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

與偶乎又其爲陽奇之數二十五爲陰偶之數

二十通爲四十五雖合九疇綱數而其子目乃

五十五與洛書不合朱子乃又謂取之河圖本

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

人者不亦既疎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

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

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

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
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
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於河圖陰
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紛紜膠葛展轉
支離不可通也是故奇偶方位洪範無是也而
徒指洛書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書之爲書直
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
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且
圖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
行在人爲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五

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
人也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
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徵者推
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
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
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
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待圖

而明乎

自五行非陽五事非陰以下
至此一段皆取王氏禕說

如後世儒

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

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

此取歸氏有光

說要而論之兩圖其來已久原非後人妄造但一爲天地生成圖一爲太一下行九宮圖而不必指爲河圖洛書其以九爲洛書而實以九宮乃盧辯之誤且兩圖皆出於易非易出於兩圖不當指爲伏羲畫卦原本更不當牽入洪範範之理與洛書全不相涉也

初一日五行

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爲始

次二曰敬用五事

敬五行志作羞師古曰羞進也五行志所引乃漢人所見之本

其時爲古文未出疑爲可從但鄭小雅小旻箋引此文亦作敬詳考其實蓋羞乃敬字之誤也胡氏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六

渭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會意籀作羞隸遂誤爲羞以形相似也此說甚是師古生于唐初已不識字乃沿誤而強解爲進進用五事成何義理取晉書作庶用此又因羞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醲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王曰農食之本也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正義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按鄭以農爲醲醲厚也傳與之合馬王主田農

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

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羞用之誤見上而
農訓厚則是說文作農从農凶聲徐曰當从凶
乃得聲隸省作農此字雖訓耕而濃爲露多引
詩零露濃濃禮爲衣厚貌引詩何彼襍矣又醴
爲酒厚增韻穠爲華木稠多貌諸字皆從農得
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同用則農訓厚可
知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應劭曰叶合也
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師古曰

叶讀曰叶和也按叶叶協古
今字而鄭本無可考今仍之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正義曰協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七

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
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
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歷數
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
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和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正義
曰皇大釋詁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
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

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按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此漢人詁訓也
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文毛傳極中也以爲民極
鄭注同又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箋文六
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謹罔極杜預解並同
朱子作皇極辨皇爲君極爲至極非中也按漢
書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
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作王鄭注云王君也
朱子訓皇爲君本之鄭氏謂皇爲大則下文惟
大作極大則受之皆不可解此其說是也而以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六

極爲非中必改古訓則誤矣蓋說文極棟也從
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
甚爲極義出於此是以廣韻亦兼中與至二訓
然于皇極則先儒皆以爲中蓋中足以該至堯
舜禹相授受皆以執中中庸曰時中曰用中未
聞中之或有流弊而必待至極之義以補其闕
也朱子惟恐後人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
惡故謂人君必當卓然立至極之標準使環觀
者於是取則不知中言執則確有可執極言建
則確有可建原有一定不可移易者彼含糊苟

且不分善惡乃鄉愿之調停於過不及之間竊中之似而本非中也至謂仁必極天下之至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孝必極天下之至孝而天下之爲孝者無以尚乃可謂之皇極朱子以此剖析至極之義以爲異於大中而不知此正所謂大中也蓋中無定在但以至極卽爲中若謂不著邊際但固守中間便爲子莫之中矣

此卽所謂權也亦卽所謂無適無莫義之與此也無定非中有定亦非中兩下打破卽得至極

朱子詮理極精但不必改訓極爲至中之所在卽爲至善如謂中猶有誤反足滋學者之惑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九

次六曰又用三德

又五行志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又按此亦古今

字耳今仍孔傳本說見上文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按應劭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與傳不同傳是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按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釋文

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按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同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

六極

此解傳與之同應劭漢書注亦同而集解引馬注脫去嚮勸人用五福今以意增

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傳曰此已上禹

所第敘正義曰自初一曰已下至六極禹所第敘禹爲此次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爲初發見于人爲五事故爲二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爲政故爲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天監在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二十

下善惡必報故福極爲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

彪也

前八事俱得五福

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

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

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五筮二

舉卜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

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爲五休失爲五咎

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

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

以沮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

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

故別爲文也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

劉焯也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

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

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也咎徵

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

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

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

是禹加之也其敬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

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炫也以爲敬用等

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

知孰是

按九疇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諸家說字數多

少互異皆臆見不足辨說見上文

又按諸疇各以一字盡一疇之義蔡傳曰五事

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

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

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違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王氏

樵曰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漢石經久亡不知王氏何據宋世家亦無一二等字然史記雖載古文說而刪潤甚多恐不足據也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史記集解傳曰皆

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五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五行生成

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

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

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

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

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

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

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

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
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

乾鑿度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

即按

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
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
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
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
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
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
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
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
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
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按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
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
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
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
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
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

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註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音

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
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
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
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
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
土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
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
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
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
直金在西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旣成就體性

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載
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
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正
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為次六府水火金木土穀
與洪範異者以相尅為次就此正義推之月令
木火土金水又以相生為次義各有取也

水曰潤下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二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

音朱子語錄專以下為去聲上為上聲不知何據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按鴻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五

時則水不潤下鄭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

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

以潤是為水不潤下木金水火土謂之五行春

秋傳曰天生五材並用其地變異皆屬診診神

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診診神

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于天矣說曰

水北方絲滅萬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終而形滅

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

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

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

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

火曰炎上釋文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出百川逆溢壤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

為水不潤下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是其本性

按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則火不炎上鄭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于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變異皆屬沴也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

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語膚受之訴

不行焉可謂明矣適庶如分別火得其性矣若

章敬重功勲殊別適庶如分別火得其性矣若

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讓夫昌邪勝正則火失

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官館

雖與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又按南齊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庚

書志引此云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爍為明者也

遠羣賢在位則為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慮臣

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間骨肉外疎忠臣

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為妻則火失其性上災

宗廟下災府榭內燬本朝外燬闕觀雖與師眾

云云以下與漢志同隋志引此亦多竄易今不取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按五行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飲其時也飲食不享顏

古曰不行享曰君行此五者為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奇

獻之禮也曰姦謀增賦則木不曲直鄭曰君行此五者為

履畝之事也于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為器者無

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其性

異皆屬診說曰木東方也于易地上之木為觀
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
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
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
桑謀在安百姓如食沈澗不顧法度妄與繇役
馳騁在安宮室飲食沈澗不顧法度妄與繇役
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為變怪是為
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
木不曲直又按南齊書引此云木東方于人威
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
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
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云
引此亦多增改今不取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傳曰金可以
更改正義曰木可曲直金可改更言其可為人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用由此而觀水可灌溉火可炊爨亦可知也水
純陰故潤下趣陰火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
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

按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

金不從革

鄭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官之政西官于地為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

用為器者是為金不從革其它變異皆屬診也說
之裂形是為金不從革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鷹
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
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于王事出軍行師把鷹
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
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
其性矣若廼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
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
堅不成者眾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

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也傳曰土可以種可
以斂正義曰鄭元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
之有所生然則穡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
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土本
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
體異故也

按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續漢志劉昭注于此節注亡
鄭注亦亡說曰土中央生萬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天

物者也其于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
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勝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
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
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
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甘釋文鹹音咸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

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

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

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冬云

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
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也木生子
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是木實
性然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
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
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
故甘爲土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列
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
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
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
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
用五行即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
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
行用也

按傳正義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
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斥鹵木實也木實之
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由火燼辛不盡由鑠
金即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

氏渭曰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

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如此而已
此說甚是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
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
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
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
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
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
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
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爲
五味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由二氣爲五行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
金風屬土雨屬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屬天不

在五行之內

此鄭說見下文

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

來子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爲五
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

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耳非六氣在五
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
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爲民所用謂之五
材則已滯于一物矣潤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
用者言之其實潤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泛說

始得

又按唐志曰五行見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氣德稟於人爲五常用於人爲五材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今考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爲辰星土爲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即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年二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十五年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

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壯
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
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
中央爲智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
於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觀五事思屬
土思曰睿則智爲土必矣孟子智巧聖力之
喻德必以智而成
又按初一日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旣爲洛書本
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
而曰汝曰乃者爲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
五紀若福極疑但爲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
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
此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釋文

貌本亦作頽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
反下同按書傳會選曰陸氏於諸經及書前後視
字皆無音獨於此音常止反考韻書四旨六
至皆有此字注義皆同則上去二聲皆可讀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詩小
雅

旻傳曰貌容儀言詞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

慮所行

按觀正察是非即下文曰明曰聰向中之意此

節但舉其目而已尚未及此傳非也

貌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傳曰是則可從

視曰明聰曰聰

傳曰明必清審聰必微諦

思曰睿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鄭曰睿通于政事

詩正義之二

馬曰睿通也王曰睿

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

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又詩作艾漢書同古

字通用哲釋文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下文

休徵哲釋文又云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正義曰

則讀為哲按此字如作愬則從折與哲同字當讀

為之舌反或之列之設二反如作哲則從折當讀

也至正義讀為哲則當為制傳寫誤耳慙訓智與

睿之義混作哲始與明之義合今本乃魏晉間人

而從鄭亦未嘗專依王本也又按詩陳風東門之

揚明星哲傳云哲猶煌煌也小雅庭燎晰晰

傳云晰晰明也二處釋文並音之世反是也至易

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釋文云之舌反王廙作
晰同音徐音之世反又作哲鄭作遺云讀如明星
哲哲陸作逝虞作析夫哲晰遺逝析同物皆之世
反而乃云之舌反又作哲則哲哲不分其謬正與
尚書音同矣又按鄭詩小旻箋引此作哲蓋注書
詩不同時故互異今以書注本爲定晉書作哲因
漢志而誤隋書作
知聲轉而誤也

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
言從則臣職治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
則臣進謀也君思慮則臣賢智也

小旻疏

馬曰從

作又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聰作謀上聰則下
進其謀也傳曰作肅心敬作又可以治作哲照

了作謀所謀必成當於事無不通謂之聖正義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書

曰恭在貌敬在心當緣恭敬致敬故貌恭作心敬
也下從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治也視

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
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

通名聖大睿小緣其能通微因睿作聖也鄭元
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
無所不通是名爲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

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

臣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又等所致若肅

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矣又聖

大睿小若君睿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主爲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子太戊桑穀之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文孔取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重

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按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乂視之不明是謂不愬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愬爲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

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
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
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
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
不能心明其事也今考此節之義孔傳以肅又
哲謀聖屬人君馬鄭以屬人臣其說異中庸曰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君之職在任人修身之
道在五事能以恭從明聰睿之事致肅又哲謀
聖之臣則其身之肅又哲謀聖不言可知矣此
鄭義足以包傳意也詩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美

雖靡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詩人之意亦是言
當時人臣未嘗無肅又哲謀聖者王何不擇置
之於位而任之爲治鄭義本此然以鄭五行傳
注觀之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又哲謀聖爲君
事也蓋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
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
氣之羸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
而不雜乎氣者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
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
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

也肅又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於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於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能敬用五事乃為精於用五行者也

此段後半截參取陳大猷及會選所載朱氏本朝胡氏渭說

又按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向歆眭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正義以及蘇氏軾說也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吳仁傑朱子蔡沈陳師凱王樵及胡氏渭說也貌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三

土言金視木聽水思火蘇氏轍說也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

京房謂之方伯卦

東震為春為

木西兌為秋為金北坎為冬為水南離為夏為火坤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為

震言主說說字從言為兌聽者耳有陷象為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為离又云震為足坎為耳离為目兌為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

淮南精神曰耳目日月也离日月坎月离目坎耳故耳目者日月也又云坎為耳

痛兌為口舌注家以為坎為耳為疾故為耳痛

兌得震聲故為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為思為土坎為虛為入為納離為見為明為光是皆足

以証伏生等說蘇氏曰山川有草木猶人有容色威儀故貌為木金之聲如人

之言故言為金火外景如人之目水內景如人之耳土行于四時故思為土說亦是吳仁

傑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杜撰無據胡氏渭

又推其說云雨為水易象坎為雨雨與肅應則

貌當屬水暘為火易象離為火暘與又應則言

當屬火木為燠燠應晷則視屬木金為寒寒應

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為坎

象不可即以雨為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為離象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庚

不可即以日為火况強木以為燠而火位正南

於時夏也反不得為燠強金以為寒而水位正

北於時冬也反不得為寒有是理乎王充論衡訂鬼篇云

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謡為妖言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舍陽故大雩舞童暴

巫又言毒篇云諺云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

于火火口同類也充俗儒不通經故有此妄說又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

水歆說是也蓋恒雨既為貌不恭之罰則大至水自當為聽不聰之罰不可即以雨為水也至

蘇氏轍云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

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

心之發為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

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堯

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膠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已駁去此說蘇氏輩不知也王氏樵云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經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木藏曰肝而發竅於目故肝病見於目水藏曰腎而發竅於耳故腎衰則重聽金藏曰肺而發竅于口故肺病見於聲耳目口道家謂之三要以其爲精氣神之門戶也而其尤要者又有二焉心爲火藏用事

于中百體之君也而其官則思思得其正則火不炎上於是土居中宮而木火金水皆稟其功故丹道以土爲媒妁而謂脾主意者此也脾爲土藏運化萬物爲餘藏之母於五事當屬貌佛家言四大以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地地土也則貌屬土矣然此醫家言非洪範意各有攸當不可強合而爲一故洪範以水火木金土爲次此生之序也素問以木火土金水爲次此行之序也王氏此說是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甲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

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

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

軍旅之官若司馬也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

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王曰賓掌賓客之官

也傳曰食勤農業貨寶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教

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司

寇主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
任必良士卒必練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以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
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
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
義鄭元王肅皆謂官職即如其說自可皆舉官
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
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
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
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
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望

按政賴官以行而或指其職或稱其官號蓋錯
舉以互見之鄭王說是也周禮六官曰天官冢
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
官司空周制損益唐虞夏殷而成此八政禹之
所演甘誓有六卿而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
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夏六官與周
大略相同后稷天官司徒地官秩宗春官司馬
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此注后稷司馬即
據夏制言之宗伯則借周制言之即夏之秩宗

司貨賄大行人皆周禮秋官之屬亦借周制言之不知夏時亦有此二官亦屬秋官否也然據此經夏明有司寇司空而鄭大傳注乃以司寇夏為士司空夏為共工者不知何以言之其注此經仍主司寇司空不言士與共工疑彼大傳注文為未定之論不可據也但夏之六官亦本唐虞周禮正義以為堯初天官為稷即田正至試舜又改為百揆舜又命禹為之據此經及大傳鄭注則天官至夏時仍為后稷矣

胡氏渭曰陳氏櫟云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聖

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為一而稷掌之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棄為后稷

既播穀又懋遷則食貨皆其所掌無疑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而周禮冢宰之屬又有太府內府外府職幣典絲典泉等職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官如此其司貨賄之屬秋官則

崔靈恩說同見通典

則夏之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其為借周制言之明矣鄭又言初堯冬官為共工舜攝

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

說苑淮南子並同說詳堯典

後復分為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為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作湯司空疑亦因夏則

夏時冬官為司空可知矣舜命契為司徒則夏

司徒亦因虞制可知矣舜命臯陶為士而此作

司寇則是夏時改名可知矣禮記正義引鄭云
堯時祝融爲司馬蓋即夏官而說苑又云堯時
契爲司馬疑亦兼官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
不改伏生夏傳云司馬在前杜氏通典云禹元
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其殷之六卿則曲禮
正義云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是又
殷因夏者也傳正義以八政爲事有八非官有
八非是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
人事之所本也此說似亦以事有八非
指官言
非是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聖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
正義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
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
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
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按蘇氏軾林氏之奇黃氏度胡氏渭以歲爲歲
星五星何以獨舉其一其說非是

四曰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
會也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

紀日月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
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
星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
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
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
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
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氏中皆所以
叙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
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蜀

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
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丑爲十
二辰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
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
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
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
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
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冬日在房孟
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

以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

按鄭以星爲五星蓋言辰則二十八宿在其中矣鄭說是也

蔡傳以星兼經星緯星轉覺錯雜不倫非是

五曰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正義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望

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旣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也五者

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

按協用五紀者上協天行以下協人事故曰協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以日躔發斂爲本朔望弦晦紀於月者也以日月相推交道表裏爲本永短昏明紀於日者也以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爲本伏見遲疾紀於五星者也以去日遠近交道出入爲本昏旦中星日躔月逡所在紀於十二辰者也以周分十有二次及列宿之距爲本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異

盈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於歷數者也以隨時測驗積微不至著修正不失爲本洪範所陳古歷之大綱也

